

# 认知哲学对元宇宙认知主体困境的分析

王志庆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200062·上海市)

**摘要:** 元宇宙从2021年末至今, 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议题。当社会面热切拥抱元宇宙的时候, 对个体在元宇宙中的可能境遇进行充分设想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受相关技术和自身认知能力的影响, 认知主体在与元宇宙的互动过程中将产生各种困扰。由此, 对元宇宙所引发的认知主体困境进行解读和思考认知哲学的分析, 或许会加深这个问题的认知并对此一问题的解决发挥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元宇宙、复杂性、主体性、认知哲学

**作者:** 王志庆,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认知哲学、宗教文化认知研究。电子邮箱: wangzhq02@163.com。电话: +86 13818796886

## 引言

2021年末, 元宇宙概念被彻底点燃, 成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趋势。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元宇宙将会成为全人类共同经历的事件。由此, 对元宇宙可能引发的问题进行透彻研究也就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诸多潜在的问题中, 元宇宙引发的认知主体困境尤为值得关注。因为该困境将对参与元宇宙的广泛主体产生极大的影响和深度的困扰。遗憾的是, 学界似乎对此问题鲜有关注和讨论。

从现象上看, 元宇宙似乎是个全新的领域。然而, 通过梳理元宇宙的创生历程, 不难发现这个新世界的孕育基础仍然是当下趋近成熟的新技术和理念。正是由于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新技术和理念的复杂互动和深度融合, 才使得元宇宙得以“涌现”。需要明确的是, 整个元宇宙的创生过程并非是个单一元素遵循单一逻辑演进的结果。换言之, 各种元素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了某种复杂性。事实上, 对于这种复杂性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我们探究认知主体困境的思路。

要知道, 认知主体困境也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互联网时代, 这个问题就已经悄然发生。曾有文章指出, 互联网时代的认知主体困境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即信息过剩、认知错位, 及主体性的自身削弱<sup>(1)</sup>。然而, 该困境在元宇宙中会呈现出何种特点和变化, 则须考虑到各方面因素的复杂性作用。诸如虚拟现实和智能算法等技术的广泛应用, 无疑将使认知主体困境变得更加严峻。

由此, 我们将不难理解元宇宙中认知主体困境的发生情景和确切内涵。然而, 如果想要对元宇宙主体性困境的发生逻辑做一番更细致的探究, 认知哲学视角的介入就显得很有帮助。在认知哲学看来, 这类主体性困境的根源还是在认知主体在信息表征和处理的过程中出现了障碍和困难。需要指出的是, 认知过程有很强的自动化倾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认知主体困境发生的必然性。然而, 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 认知主体可以随时对认知进程进行影响和重塑, 进而调整认知过程和结果。考虑到主体对认知进程和结果的积极影响, 认知哲学或许能为元宇宙认知主体困境的解读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

(1) 宋春艳Song Chunyan, “网络伦理困境中的主体性重建” Wangluo lunli kunjing Zhong de zhutixing chongjian 【To rebuild the subjectivity within the dilemma of Cyberethics】·《云南社会科学》Yunnan shehui kexue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No. 2017(03):35-40.

## 一 元宇宙概念的缘起及其内涵

元宇宙 (Metaverse) 概念起源于美国科幻作家史蒂芬森出版的小说《雪崩》(Snow Crash)。在这本小说中, 人类通过“Avatar”(数字替身), 在一个虚拟三维空间中生活, 作者将那个人造空间称为元宇宙<sup>(2)</sup>。随着VR (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AR (Augmented Reality, 增强现实)、MR (Mixed Reality, 融合现实)、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相关技术不断进步, 这个由数字时空组建的元宇宙也逐渐成为可能。伴随着脸书改名, 元宇宙成了一个彻底被点燃的新趋势。

虽然元宇宙的概念是源自科幻小说, 元宇宙概念能成为社会热点和趋势, 却有着复杂的现实基础。首先, 元宇宙作为虚拟数字时空, 本质上是对想象时空的虚拟实现。从某种程度上说, 我们可以将人类的想象世界追溯为元宇宙的最早原型。最初, 人们用语言文字, 构造了诸多的想象时空。期间, 通过书面和口头的交流, 这类想象时空得以逐渐丰富。得益于互联网和计算机, 这类想象时空有了更为高效的沟通渠道和更为逼真的呈现方式。此外, 计算机和互联网也使得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有机会以一种相互融合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

其次, 开放多人游戏所构造的游戏时空可以被视为元宇宙的最初平台。与互联网世界不同, 游戏世界的核心意向是构建和体验, 其目的是使人在其中获得体验和娱乐。因此, 游戏会尽可能的将虚拟情景做的逼真和形象, 以便让玩家有更好的体验和感受。需要指出的是, 开放多人游戏和普通游戏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区别。开放多人游戏, 实际上是将社交需求的概念引入到了游戏世界中。这类游戏世界的繁荣, 使得一些社会组织也有意在该世界中有所参与和活动。2003年, 一个现象级的虚拟世界是“第二人生”(SecondLife): 在这个虚拟世界, IBM曾在该游戏中购买过地产, 建立自己的销售中心, 瑞典等国家在游戏中建立了自己的大使馆, 西班牙政党在游戏中进行辩论<sup>(3)</sup>。近些年来, 随着VR、AR、MR技术的普及和商业应用, 这类虚拟数字时空变得愈发逼真。与此同时, 人们接入到这类世界的渠道也变得更加多样, 更加便捷。借助丰富的技术手段, 我们可以很好的实现虚拟现实、现实虚拟, 以及二者的融合。至此, 线上、线下的界限已经逐渐模糊。换言之, 人们两栖在现实和数字世界之间的可能性已经变得可以预见。

再者, 得益于移动高效的互联网, 人们已经习惯于通过网络来辅助处理现实生活的事务。变相来说, 人类在虚拟数字空间生活的铺垫事实上已经完成。眼下, 网络也已然被人们接纳为现实生存环境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讲, 人们对元宇宙进入人类正常生活, 并不会有任何不适的表现。

最后, 元宇宙概念的爆发, 也离不开资本和现实的契机。现实的技术条件、长期的生活体验, 使得资本非常敏锐地嗅到了元宇宙的商业前景。受新冠疫情影响, 普遍的地域隔离使人们对线上生活的依赖也愈发增强。因此, 很多互联网巨头都在这个领域加速投入, 以期获得元宇宙产业中的先发优势。清华大学《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2021》指出, 2021年4月, 字节跳动以1亿元投资元宇宙概念公司代码乾坤; 8月, 脸书推出了VR会议软件Horizon Workrooms, 让用户以“数字人”分身进行线上VR会议; 同月, 英伟达(NVIDIA)宣布, 全球首个为元宇宙建立基础的模拟协作平台Omniverse, 将向数百万新用户开放<sup>(4)</sup>。2021年10月28日, Facebook正式改名Meta, 元宇宙概念被最终点燃。

(2) 喻国明Yu Guoming.“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人的连接’的迭代、重组与升维——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 Weilai meijie de jinhuajueji: Ren de lianjie de diedai chongzu yu shengwei cong changjing shidai dao yuanyuzhou zaidao xinshijie de weilai【The Evolution Logic of Future Media: The Iteration, Reorganiz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Human Connection”——From the “Age of Context” to the “Metaverse” to the Future of the “Mental World”】《新闻界》Xinwenjie【Journalism Research】, No. 2021(10):54-60.

(3) <https://www.aisoutu.com/a/988282>

(4) Ibid.

从本质上看,元宇宙是数字互联的虚拟世界。由于兼具了融合现实能力,使得元宇宙在具备了很强的逼真性的同时,也实现了与现实世界的平行性。随着现实世界事务的不断接入,元宇宙也将逐渐被接纳为一个虚拟的社会空间。如此一来,这个虚拟世界也就具备了某种实在性。正是因实在性的获得,使得元宇宙的认知主体困境,较之互联网时期,变得愈发凸显。

## 二 元宇宙中认知主体困境的构成与表现

如前所述,元宇宙作为数字时空,很大程度上是互联网的演进,并非是凭空出现的新事物。因此,当我们在研究元宇宙中的认知主体性困境时,也有必要对此前的主体困境问题进行关注。事实上,互联网已然存在类似主体困境问题。曾有文章指出,由人-机-(互联)网构成的延展认知系统<sup>(5)</sup>将对人的主体性造成三方面的困境和挑战:1)盲从网络信息使得独立思考能力下降;2)混淆虚拟与现实导致社会责任感缺失;3)网络成瘾以至于失去对现实生活交往的兴趣<sup>(6)</sup>。考虑到元宇宙对互联网的继承关系,此类主体困境亦将在元宇宙中持续存在。

不过,元宇宙世界的延展认知系统,由于融合了智能算法以及各类虚拟现实技术的缘故,将会变得相当复杂。在与这种新型延展认知系统的遭遇过程中,主体困境将变得更加严峻。

仅以智能算法来说,认知主体会在三个方面受到影响:首先,基于算法的信息推送,使得主体愈发被动,进而强化了主体惰性;其次,算法在设计之初和后期训练中,会有意无意或不可避免的包含一些偏见,此类偏见会在人机互动中得以强化,并导致主体产生强烈的偏执和偏见;再者,基于大数据,算法成为了超越个人主体的实在,这显然会增加主体被算计和奴役的风险<sup>(7)</sup>。甚者,认知主体偏见的加剧会导致极权主义盛行,而算法的算计和奴役将使得主体在元宇宙的隐私荡然无存<sup>(8)</sup>。

受到各种虚拟现实技术的影响,元宇宙引发的认知主体判断混乱和叙事逻辑颠倒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我们知道,虚拟和计算是元宇宙的重要二元特征。虚拟现实技术会让主体在虚拟情境中触发自然感受。由此,自然感受被触发的条件已然被改变,这将导致主体感受的发生将无需再区分真实和虚拟情境。当习惯于元宇宙的虚拟和融合现实之后,认知主体判定真假的意愿、能力、习惯势必逐渐退化。最终,认知主体会认定虚拟与现实之间将存在着某种等效性。这种等效性的构建,必然会造成判断混乱的后果。

更糟糕的是,这种等效性认知会在参与元宇宙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进而形成一种认知上的突进,即主体或许会认为真实世界的建构逻辑与元宇宙的建构逻辑同构,甚至,主体可能会认为元宇宙的建构逻辑才是真正的底层逻辑。如此一来,真实世界将会被构造元宇宙的底层逻辑进行解构,进而使主体沉溺于人工构建的元宇宙世界和运作逻辑,忘记了其与真实世界的互动才是一切意义的生发源头。从一定程度上说,如果我们创造并选择了虚拟实在及赛博空间,就相当于在根底上重造了一个经验世

(5) 此处讨论的延展认知系统对人的主体性困扰,其实质就是互联网给人造成的主体性认知困境。

(6) 宋春艳Song Chunyan,“网络伦理困境中的主体性重建”Wangluo lunli kunjing Zhong de zhutixing chongjian【To rebuild the subjectivity within the dilemma of Cyberethics】·《云南社会科学》Yunnan shehui kexue【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No. 2017(03):35-40.

(7) 王敏芝Wang Minzhi,“算法时代传播主体性的虚置与复归”Suanfa shidai chuanbo zhutixing de xuzhi yu fugue【The Virtual Situat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 and Its Return in the Algorithm Age】·《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Suzhou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No. 2021(2):166-175.

(8) 李保艳Li Baoyan,刘永谋Liu Yongmou,“元宇宙的本质、面临的风险与应对之策”Yuanuzhou de benzhi mianlin de fengxian yu yingdui zhi ce【Nature, Risk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Metaverse】·《科学·经济·社会》【Science Economy Society】·No. 2022(1):15-26.

界<sup>(9)</sup>。如果此事发生，主体将失去了传统意义上与现实世界主客互动的机制，而深陷在自己和自己构造的关系之中。

再者，元宇宙赋予主体的ID会造成认知主体在身份认同上的困境。由于智能算法和虚拟技术的引入，元宇宙为主体设定的分身注定将产生更多主体的认同，进而引发其认同感的强化。具体来说，主体对元宇宙的分身认同可以体现在四个方面：1) 该分身与主体的关联性会很强。在元宇宙中，虚拟环境与主体分身之间的互动关联与之前的环境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联存在着深度等效，使得主体会认为分身和肉身之间也存在某种等效性。2) 该分身处在“智慧算法”的统摄之下。在算法的加持下，元宇宙中的主体分身不仅满足了主体的某种幻想，又使得主体与分身之间的关系总是处在高度的协调之中。这种量身定制属性将会进一步强化主体与元宇宙分身的粘性。3) 该分身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鉴于数据留存和用户习惯，元宇宙中的分身在特定角色基础上还预备了一定的特殊性，即其可以按照既有的数据信息和处理习惯，在主体离线的情况下保持某种惯性，进而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自我思考和自我行为”。如此一来，元宇宙中的主体分身将为主体赢得某种额外效益。4) 该分身将造成某种事实上的“不朽性”。长久以来，如何实现主体不朽一直是自然主体的目标和追求。对于元宇宙主体分身而言，一个基本的属性就是数据留存。这一属性将使得该分身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主体对“不朽性”的追求。

基于上述四个方面，认知主体对元宇宙分身的认同和偏好将会不断强化。随着这种认同的强化，主体会不自觉的将元宇宙作为主体第一位的认同归属。由此，现实世界则会被当作是认知主体的附属认同。一旦这种归属认同发生转化，就意味着认知主体的参考坐标发生了转变。当元宇宙成为归属认同的价值取向，人们对元宇宙世界的投入热情将成指数增长，由此也会促成元宇宙的指数级进化。届时，元宇宙也将真正迎来现实世界的第一批居民。

最后，元宇宙还将引发认知主体的情绪困境。在元宇宙建设过程中，必然需要创建者和参与者的投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尽最大限度激发这两类人对元宇宙的热情、渴望、以及倚赖，会成为一个基本的诉求和导向。如此一来，在智慧算法的“加持”下，创建者和参与者的主体情绪不可避免地会处在长时间的亢奋和焦虑状态。故而，在探究元宇宙认知主体困境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它对主体带来的情绪影响。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将元宇宙的主体性困境归纳为：（一）思考意愿及能力下降；（二）偏见强化；（三）判断标准和叙事逻辑混乱；（四）身份认同颠倒；（五）情绪长期受控。其中，智能算法对于思考意愿及能力下降、偏见强化、情绪受控都将产生直接影响，而虚拟现实技术将会导致判断标准和逻辑的混乱，并颠倒主体原有的身份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元宇宙中所有的认知主体困境都与认知过程紧密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主体在认知上遇到了障碍和困难，才导致了各类困境的发生。因此，想要更加透彻地了解上述困境的发生机制，就必须对其进行认知视角的解读与分析。

### 三 认知哲学对上述困境的解读

认知哲学主张通过认知的视角来理解和研究对象。所谓认知，实际上是信息处理（或加工）和判断的过程，该过程能够用表征（目标、信念、知识和知觉等）和对这些表征实施操作的运演来解释<sup>(10)</sup>。在具体认知过程中，认知活动有时会受到认知能力局限，致使认知过程异化。事实上，这也是导致主体困境发

(9) 翟振明Zhai zhenming, “虚拟实在与自然实在的本体论对等性”Xuni shizai yu ziran shizai de bentilun duidengxing【The Ontological Equivalence between Virtual Reality and Natural Reality】,《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No. 2001(6):62-71.

(10) 酆全民Li Quanmin,《当代科学认知的结构》Dangdai kexue renzhi de jiegou【The Structure of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Cognition】, (北京 Beijing: 科学出版社 Kexue chubanshe [Science Press], 2021), 44.



生的原因所在。前文曾指出,元宇宙认知主体困境主要有五个方面。从认知视角看,这些困境主要是由于认知能力受损,认知标准消解,以及认知逻辑重塑引发的结果。具体来说,思考意愿和能力下降、情绪受控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认知能力受损及认知逻辑重塑。其中,认知逻辑重塑还引发了偏见强化、身份认同颠倒等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认知标准消解和认知逻辑重塑的连续作用是判断标准和叙事逻辑混乱的主要原因。

首先,认知能力受损进而造成的认知逻辑重塑可以对思考意愿下降和情绪受控问题作出非常有效的解释。我们知道,认知活动的发生和计算有其必要的主体条件。当过多心智运算结果,即信息,涌向主体,并超过主体承受负荷之时,主体的信息处理意愿和处理能力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崩溃。究其原因,主体获取信息的过程中,会面临对信息的选择和处理。在信息选择中,主体会有自身的偏好标准。这种偏好标准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主体对信息的选择负荷。一旦超过信息选择的极限阈值,整个信息获取的准入端口就会进入奔溃或应激闭合状态。在奔溃状态中,被获准进入主体的信息精度就会失准,进而导致后续信息处理进程的一系列混乱。另外,如果信息准入端口处在应激闭合状态,主体会因为信息选择的极限阈值被突破,进而拒绝信息接入,对自身实行临时保护。无论处在何种状态,主体将不可避免地遭遇认知困境。

在互联网时代,人类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爆炸。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只要有终端智能设备,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接触到海量信息。在互联网的初阶阶段,主体只是初步呈现在海量信息面前。由于面临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使得信息的选择和评判还依赖主体主动的搜寻和界定。然而,当前的互联网已经基本实现了算法加持下的信息推送,致使主体会定向接收到经过精准分类并符合其自身偏好的信息。在此条件下,主体获取的信息一方面会趋于同质化,另一方面又会数量庞大。由此,主体的信息准入端口就极易处在奔溃或应激闭合状态。

我们知道,智能算法将被作为底层技术整合在元宇宙当中。换言之,这种信息的定制化服务将会进一步加强。如此一来,主体对信息的选择疲劳也会加剧。要知道,主体在前期信息处理过程中能量消耗过大,也会造成在后续进程(如信息处理精度、能力、意愿等)的相应失准。

在海量信息和精密算法面前,主体的处理能力显得过于无力。在元宇宙中,主体将不可避免地应对长期、强度的认知轰炸。因而,在经历足够长的轰炸周期之后,认知逻辑势必被扭曲。其直接结果便是主体的思考意愿与能力的懈怠,以及日常情绪受到不可逆的消极影响。

再者,在传统的日常世界中,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可以触发真实的认知活动和认知结果。对于虚拟情形触发的感受和认知活动,我们可以轻易地归结为虚假范畴。由于原先虚拟技术水平有限,人们很容易对这类认知活动和结果进行真假判定。然而,随着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以及融合现实等数字技术的进步,主体对元宇宙的感受认知或将等效于其与现实世界的感受认知。由此,传统日常世界中的主体认知过程或可以完美地在元宇宙中得以置换。如此一来,主体在元宇宙中获得的感知和认知结果也就具备了某种真实性。毕竟,主体感受和认知过程在元宇宙中得到了完全的触发,整个进程和主体先前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似乎毫无差异。于是,人们从原来可以轻易得出一真一假的判断,变成了二者皆真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元宇宙或许变成了“另类的真实宇宙”。诚然,如果我们站在现实世界的传统视角看,元宇宙中的各类虚拟现实技术本质上是完美虚拟了认知发生的前提和有关条件,而非本身具备了真实的前提和条件。故而,其所产生的认知过程和结果还是不具备真实性。需要警醒的是,我们很难判断身处元宇宙的主体是否随时有这类自觉。须知,当主体投身元宇宙之时,自然真实的相似性感受会频繁被触发、强化,即元宇宙的运行逻辑似乎和现行世界似乎别无二致。在此条件下,“等效为真”的处境将愈发频现。从这个角度看,此时的虚拟已经不是以往的虚拟。换言之,元宇宙的虚拟真实已然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实在性。

这种认知等效真实性的发生，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认知标准和叙事逻辑的混乱所在。再者，仍然是由于这种认知等效真实性的发生，使得认知元宇宙的主体身份认同问题变得异常棘手。

要知道，叙事逻辑混乱、身份认同颠倒极为严重的问题。在前元宇宙世界中，人们的认知活动存在一个基本假设，即此一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理解现实世界并与之互动。换言之，人们生活的意义中心是在现实世界。当叙事逻辑和身份认同发生颠覆后，元宇宙似乎成了一切活动的中心和意义所在。在一定周期的驯化后，人们将逐渐习惯于主体在元宇宙中的认知逻辑。当这种认知逻辑僭越成为主体的默认设定后，主体会将这种认知架构下意识地投射到所有的认知活动之中。由此，人们在前元宇宙时期形成的认知模式或将彻底消解，取而代之地是我们为自己构建的元宇宙“新架构”。

元宇宙的最后一个认知主体困境是偏见强化。这主要是因为认知具有自动化倾向的结果。在认知过程中，为了加快信息处理的效率，主体往往会产生一系列习惯和偏好，进而形成认知偏见。由于数据和智能算法是元宇宙的底层技术，所以在认知活动中，主体能接触到的都是基于用户习惯和过往数据而推送的信息。当同质信息的大量涌入时，主体对这部分信息认同的流程加快，从而出现某种程度的信息处理自我任性化。当此过程重复到一定程度之后，信息处理流程会逐渐程式化、模块化。换言之，只要接触到同类信息，主体就会启动相应的自主化进程。这便是认知偏见形成的简单机理。在元宇宙中，认知主体接触的几乎都是预设信息。可以预见，当主体自主处理的信息量达到一定数值之后，认知偏见会自然形成。更需要警觉的是，在元宇宙中，主体对信息处理进程和结果都会以数据的方式留下痕迹。如此一来，元宇宙的智能算法就可以基于更新的数据进行自我迭代。在不干预的情况下，智能算法和主体的认知偏见之间将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通过认知哲学的进路，我们找到了一条理解元宇宙认知主体困境的新途径。以信息处理为理解认知的基本思路。信息体量、逼真度，及其受控度，将极大地影响到主体对于信息的处理和判断。在认知主体接触元宇宙的过程中，虚拟世界的信息总是呈现在先，而后才是主体进行的应对。这使得主体在与元宇宙的信息互动中，总是处于一个被动的位置。简单来说，认知主体的认知过程如果长期处在受控状态，将造成先置叙事逻辑瓦解，直至被颠覆。从这个意义上说，元宇宙中的认知主体困境实际上是主体认知在元宇宙中不适应的结果。当前，社会各界都在摩拳擦掌，向元宇宙进军。对此，一种更加必要的态度是保持必要的认知审慎。尤其是对其中的问题和风险，我们需要保持警惕和戒备。只有具备了充分的考虑和预案，我们才有可能充分的享受到元宇宙带来的重大红利，并尽可能免除一些可以预见的误导和防范不利的陷阱。

#### 四 对元宇宙认知主体困境的逆向反思

如果将认知过程当作一个自主处理的过程，那么主体在元宇宙认知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各种困境。需要指出的是，将主体认知过程看作自然处理进程并非使唯一的思考角度。要知道，认知主体自身存在着相当大的反思能力和自觉能力。基于自觉、反思、乃至经验践行，认知主体可以站在综合判断的高度，调整其在遭遇元宇宙过程中的种种应对思路，进而使得自身处境得到积极的改善。换言之，如果认知主体能对自身认知过程启动不断反思和诘问的话，其困境会大为改善。

从认知科学的一般意义上说，认知的本质是信息的表征和处理过程。主体性认知的发生，离不开诸如建模、感受、推理、行动的认知步骤。事实上，认知主体在每个认知步骤中，都能发挥特定的主体性作用。只是，在很多时候，主体的自觉认知都表现为不在场的状态，使得整个认知进程极其“自动化”。在此条件下，如果没有特殊干预，认知主体困境的发生就存在着某种必然性。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主体在整个认知过程中其实一直在场。倘如认知主体能察觉自身在场，

那么他就能随时理性介入各类“自动化”认知进程，并作出相关调整，进而使认知结果最大限度地为其自身服务。

在信息和主体发生互动的过程中，我们通常更多关注到的是信息在主体场域中的被处理过程。在整个认知过程中，所有认知活动都趋近于自动完成，并将结果直接传送给主体，并由此指导主体的后续行为。故此，大多数认知主体困境，实际上都是主体对信息处理及其结果的直接遭遇和感受。在此过程中，主体虽然处在实际在场的状态，但却未能表现出相应的主体性自觉。换言之，整个认知进程还是趋近自动处理，甚至有意无意地推动各种遭遇的具体形成。

然则，如果主体自身随时察觉自身在场，察觉主体自身才是主体性场域的真正主导者，那么主体就可能对自身所将遭遇的困境做出积极的干预，以便对认知进程施加相应的影响，进而让整个过程尽可能的让主体自身清醒。简单来说，当主体觉知自身在场且察觉自身已经或即将遭遇困境的时候，其必然会适度规避困境、必然寻求补救措施、必定探求新的替代方案。纵然相关举措未必成功，但是其结果肯定会优于主体觉察缺失的状况。由此，我们就可以注意到主体性自觉对于主体性困境的积极意义所在。我们知道，在主体遭遇元宇宙的过程当中，已然处在相当被动状态中。对此，前文所述及的种种困境便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随时唤醒主体性自觉就显得尤为重要。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主体自觉的效果和能力的确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通俗地讲，主体性自觉从本质属性上，人人平等；在觉知程度和效果上，个体有别。事实上，正是这种差异，决定了个人主体对主体性困境缓和乃至贡献的差异。客观的说，如果参与的主体均能做到主体性觉知的唤醒，对其自身而言，其所遭遇的困境压力必然大大减轻。但是，因为不同主体存在着觉知程度和效果的差异，导致了主体困境的改善程度也各有差别。从理论上讲，只有主体性觉知的充分参与，才能在认知意义上构建出个体、群体、乃至制度意义上的补救。由此，如何系统地运用主体性自觉进行有关的主体困境对治，就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结合以主体性自觉的特点，应对认知主体困境的策略或许可从元宇宙的构建者和参与者两个维度进行思考。在元宇宙的构建者当中，通常有整体设计者、局部设计者，以及具体建设者三类角色存在。从根本上说，在元宇宙的创建过程中或许尚未有整体设计者这一角色存在。但不可否认，总会有人试图对元宇宙的基础架构和宏观方向作出各种设计和方案。如果这类角色实现了主体性自觉，就意味着他们对元宇宙的认知逻辑进行了重塑，进而也就影响了元宇宙的创生结果。当创生结果得已改变的时候，其主体境遇可能会有较大的改观。

当然，对于局部设计者而言，他们的影响力同样不容低估。正是由于他们，直接设计了局部的元宇宙构想，并设定了可能的主体境遇。如果他们也能实现主体性自觉，人们将面对的必然是一个温和、人性化的元宇宙。对于具体建设者而言，他们亲手实现了某一种元宇宙构想的创生。然而，相比于整体设计者和局部设计者而言，他们对于元宇宙的宏观和微观格局似乎作用有限。但是，他们仍能在很多细致的节点中发挥其积极的影响。因此，这一角色的主体性自觉对于认知主体困境的缓和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从元宇宙构建者的初衷来看，让主体更多地参与元宇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内在诉求和假设。换言之，让主体可持续地参与并尽可能的伴随舒适、愉悦的体验也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可以预见，如果各类元宇宙构建者群体都能实现主体性自觉，则相应的制度性规范也将相应发生。再者，我们也需注意到，元宇宙的创生并非一劳永逸。事实上，元宇宙在创生后将继续演化。当构建者群体或参与者群体接入元宇宙后，如果他们体验到了构建过程中未曾发觉的某种困境，构建者依然能进行相应的察觉并进行改进调整。由此，针对元宇宙认知主体困境的制度性构建也将在这种动态循环中逐渐完成。

从元宇宙参与者的角度来说，也存在两个层面的操作思路。首先，主体可以发挥主体性自觉对参与者自身的积极作用，进而缓解其主体性困境。关于这条思路，前文已作相关阐述。事实上，对于参与者而言，还有另外一条实现认知主体困境缓和的进路，即让不同元宇宙参与者都能分享并讨论各自遭遇的认知主体困境以及自身体验到的主体性自觉状态。要知道，不同参与者的主体性自觉存在着明显差异。如果其能对困境遭遇和主体性自觉做到联通共享，则可以为弱势主体的主体性境遇提供不同程度的防火墙，从而积极改善每一位参与者的认知水准。与此同时，该共享或可以被元宇宙的构建者所关注，从而促成元宇宙的进一步积极演化，进而为元宇宙参与者带来较为清醒的参与体验。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群体的界定更多的是一种角色认定，而不是现实划分。事实上，一个主体可以分属于不同角色。举例而言，在特殊情况下，一个个体可以同时兼具整体设计者、局部设计者、具体建设者，以及参与者的角色。此时，该个体实现的主体性自觉将是多重的主体性自觉。如果这种多重主体性自觉能投入元宇宙的建构过程，相信此后的主体性境遇将会有明显的改善和提升。

种种迹象表明，元宇宙正作为一个社会大势席卷全球。相应的，其主体性困境也将必然发生。在此情境下，对主体性困境进行研判、预设、及其制度设计是刻不容缓的事情。针对可能引发的主体性困境，当前一个比较迫切的任务就是对元宇宙的构建者和参与者进行主体性自觉的观念建设，并引导其对可能的认知主体困境做出相应预案。随着各种预案在将来的不断应用和迭代，各类制度、规范也将得以快速完善。届时，元宇宙将会提供更好的主体性体验，而主体自身也将具备更好的应对能力，并以更恰当的方式参与到元宇宙之中。

## English Title:

# An Analysis of Cognitive Philosophy on the Dilemma of Cognitive Subject Caused by Metaverse

**WANG Zhiqing**

Doctoral Studen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wangzhiq02@163.com, Tel: +86 13818796886

**Abstract:** Metaverse becomes a prevalent topic from the end of 2021. As the Metaverse has been embraced enthusiastically by the society, one of its unavoidable issues is to have an integrated consideration on the potential encounter of individuals towards the Metaverse. Due to the effect by related technologies and self-capability of cognition, cognitive subject will experience various difficulties during his interaction with the Metaverse. Therefore, an analysis of cognitive philosophy on the dilemma of cognitive subject caused by Metaverse may deepen our cognition on the issue and exert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problem-solving.

**Keywords:** Metaverse, Complexity, subjectivity, cognitive philosophy